



石刻中的姊妹篇

——《**浯溪銘**》、《**岵臺銘**》和《**唐廡銘**》

施安昌

在唐代豐富的石刻文字中有所謂“三吾”，即《**浯溪銘**》、《**岵臺銘**》和《**唐廡銘**》，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姊妹篇。

三石刻均為篆文，難識。茲將銘文釋出並標點如下：



浯溪銘局部 宗同昌攝
A part of inscription on Wuxi stone
photo by Zong Tongchang

浯溪銘 有序

道州刺史河南元結字次山撰

浯溪在湘水之南，北匯於湘。愛其勝異，遂家溪畔。溪，世無名稱者也，為自愛之，故命曰：“浯溪”。銘於溪口，銘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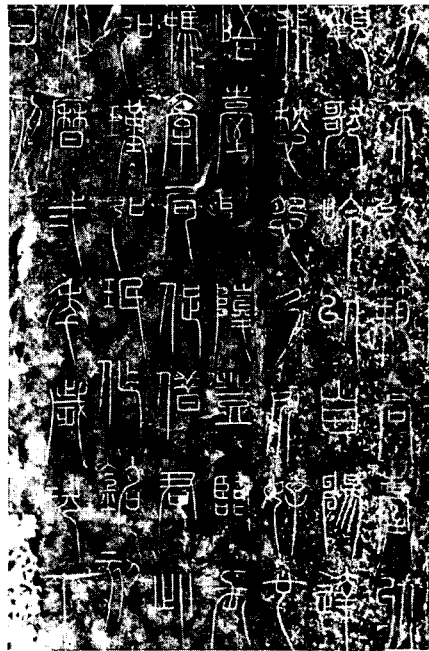
湘水一曲，淵洄傍山。山開石門，溪流潺潺。山開如何，巉巖雙石。臨淵斷崖，夾溪絕壁。水實殊怪，石又尤異。吾欲求退，將老茲地。溪古荒溪，蕪沒蓋久。命曰“浯溪”，旌吾獨有。人誰遊之，銘在溪口。

岵臺銘 有序

河南元結字次山撰

浯溪東北廿餘丈，得怪石焉。周行三四百步。從未申至丑寅。涯壁斗絕，左屬回鮮。前有蹬道，高八九十尺。下當洄潭，其勢礪礪。半出水底，蒼然泛泛，若在波上。石顛勝異之處，悉為亭堂。小峯歎寶，宜閒松竹。掩映軒戶，畢皆幽奇。於戲！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，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，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。今取茲石，將為岵臺，蓋非愁怨，乃所好也。銘曰：

湘淵清深，岵臺峭峻。登臨長望，無遠不盡。誰厭朝市，羈牽局促。借君此臺，壹縱心目。陽厓礪琢，如瑾如珉。作銘刻之，彰示後人。



岵臺銘局部 宗同昌攝
A part of inscription on Wutai stone
photo by Zong Tongchang

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

唐廡銘 並序

浯溪之口有異石焉，高六十餘尺，周回四十餘步，西而在江中，東望岵臺，北面臨大淵，南枕浯溪。唐廡當乎石上，異木夾戶，疎竹傍簷。瀛洲言無，山此可信。若在廡上，目所厭者遠山清川，耳所厭者水聲松吹。霜朝厭者寒日，方暑厭者清風。於戲！厭，不厭也，厭猶愛也。命曰“唐廡”，旌獨有也。銘曰：

功名之伍，貴得茅土。林野之客，所耽水石。年將五十，始得唐廡。愜心自適，與世忘情。廡傍石上，篆刻此銘。

有唐大曆三年歲次戊申閏八月九日林雲刻

二

三篇銘文均為唐代著名文士元結所作。

元結（719—772年），字次山，河南洛陽人。早年入長安，曾經歷過一段“耕藝山田”的清貧生活，天寶年間中進士。安史之亂，避地江南。唐肅宗時召入長安，歷任山南東道節度參謀、道州刺史等職。主張“救世勸俗”，改革政治。

元結也是位詩人，作品表現出對